

俄语“恐惧”情感隐喻的体认性探究

殷 畅

(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近年来, 隐喻研究已成为认知语言学中的重要议题, 西方语言学界对隐喻的研究源远流长, 我国学界顺应后现代人本主义发展趋势, 将体认语言学作为认知语言学的本土化研究, 将人置于万物中心, 认为只有在人的具身体验和认知加工的作用下, 语言才可能与现实发生联系。另一方面, 情感是对人类生理反应的评价和体验, 人类行为表现得越强烈说明其情感越丰富。本文认为, 情感隐喻是概念隐喻的衍生概念, 从人的具身体验出发, 可探究其中蕴含的隐喻思维模式。基于此, 本文以情感隐喻为理论基础, 从体认语言学角度出发, 基于“身体感知”“空间体验”“互动方式”三个方面来探究俄语中“恐惧”情感隐喻模式, 揭示俄语表达中情感隐喻成因及其体认性, 探究人类语言背后的思维方式和蕴含其中的认知规律, 以推进体认语言学的发展以及跨学科研究。

关键词: 情感隐喻; 隐喻; 恐惧; 体认语言学

中图分类号: H35

文献标识码: A

0 引言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 认知科学逐渐成为人文科学中的热门议题, 逻辑学、哲学、医学、心理学等多门学科结合自己的学科特点, 将“人”的因素纳入科学研究范畴, 人类中心主义视角下的当代语言学则更加关注人类大脑和心智工作机制研究。大脑产生了思想, 情感则是身体反应和大脑认知综合信息的结果。“恐惧”作为人类基本情感之一, 是人类独有的一种复杂心理活动, 随着人类不断亲身试验与认知加工, 形成了庞杂的情感隐喻系统。基于此, 本文以情感隐喻理论为基础, 分析俄语中关于“恐惧”的隐喻表达, 以探究情感隐喻的体认性成因, 进一步推进情感隐喻的体认性研究。

1 隐喻理论考源

1.1 隐喻理论

普通语言学认为, 语言是动态的、变化的、发展的, 隐喻作为语言与认知之间的桥梁, 是语言发生变化的催化剂, 是我们认识世界的重要手段之一。隐喻这一论题最初出现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诗学》, 他认为, 隐喻是用一个事物来指称另一个事物。这无疑是西方隐喻研究的原点, 不过他更注重隐喻在修辞学中的作用, “在西方学术史上, 隐喻理论是微缩的修辞学”(汪堂家 2004: 72)。其实这是当时学界对亚里士多德的一种误解, 他从不认为隐喻只是诗学或是修辞学中的议题, 因为“一方面他注意到了隐喻与语词及表述的关系, 即隐喻不仅存在于语词中, 也存在于陈述中; 但在另一方面, 他对隐喻的分析重点在语词方面, 这一点导致了后来人们对诗学与修辞学隐喻的研究长期处于语词的层面, 却忽视了隐喻与句子、话语、文本构成、风格之间的关系。”(朱全国 2010: 145)G. Lakoff(1990:

249)认为：“隐喻主要是一种心理现象，它固定了传统交际单位的基本认知过程。隐喻是主要的机制，通过它不仅学习抽象概念，而且在一般情况下也发生抽象思维”。俄罗斯语言学家 Н. Д. Арутюнова (1990: 296) 认为隐喻是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是“用一类事物或现象来表征或命名另一类事物或现象，或者表征或命名与这一类事物或现象在所有方面都相似的另一类对象。”

1.2 概念隐喻理论

1980 年出版《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以此推出隐喻研究的新范式，众多学者开始探究概念隐喻理论并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尝试，如哲学、逻辑学、文学、语言学等。概念隐喻，究其本质，是指一个具体的概念域（始源域）向一个抽象的概念域（目标域）的系统映射；概念隐喻是一种认知的语言结构，反映在语言和言语中，对于人类语言行为和情感表达具有更广博的解释力。隐喻是一种符号层面的替代关系，而概念隐喻是一种思维层面的替代关系，即用一个具体概念来理解一种抽象概念，是一种朴素的替代关系。莱考夫和约翰逊将概念隐喻的类型划分为三个基本类型：结构隐喻、方位隐喻和本体隐喻。结构隐喻是通过一个概念来建构另一个概念，这两个概念的认知域是不同的，但它们的结构保持不变，即各自的构成成分存在着有规律的对应关系。换言之，结构隐喻是用一个高度结构化的概念来表示另一种概念，如“Argument is War”（争论是战争），表示很多类似战争的概念在争论中使用，如“我在捍卫我的立场”“你的话很有攻击性”。方位隐喻基于空间对立，如“上、下”“内、外”“内、外”“正面、背面”“深、浅”“中心、外围”，并赋予概念以空间方向，如“好一上、坏一下”“高兴一上、悲伤一下”等。本体隐喻基础是直接感知经验，它把抽象的事物用现实可见的事物进行关联表达。在本体隐喻中，有一种比较重要的隐喻是“容器隐喻”，这种隐喻来自于我们对自己身体的直接感知。人是一种物质的存在，由皮肤包裹起来，由此隔离于外界。在后现代人本观的框架下，概念隐喻和隐喻表达是“体”“认”——人之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的有机结果，这也是认知语言学和体认语言学的重要观点——语言的体认性。

1.3 情感隐喻理论

情感隐喻（情感概念隐喻）作为概念隐喻的衍生概念，也是认知语言学的重要理论，致力于该理论的语言学家，如 Lakoff、Л. Вежбицкая、Z. Kövecses 等构建了情感概念隐喻的理论框架，为情感隐喻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其中匈牙利语言学家 Kövecses 是西方情感隐喻研究的代表之一，其著作有《愤怒、骄傲与爱情隐喻》、《隐喻实用导论》等。语言学里的核心情感隐喻主要是指 Kövecses (1986) 曾给出的表情感的核心词汇所构成的概念隐喻，如 hope, pride, anger, fear, sadness, lust, surprise 等，这些表情感的核心词汇实际对应的就是汉民族所讲的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他还指出“人类情感构建于人们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的具身体验。情感隐喻虽然在不同的语言中有不同表达形式，但是却反映出普遍的隐喻思维模式。这些情感隐喻思维源于正发生的具身体验。不同文化的人类情感遵循着人类与外部世界相互作用的基本生物和生理的规律，而且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产生的隐喻和转喻的独特思维模式的情感有不同的文化模型”（Kövecses 2000: 24）。情感隐喻是“人们为了生动形象地描摹和理解自身情感而对涉及的范畴进行概念化时暗含有情绪和感情的隐喻都称之为情感隐喻”（李孝英 2018: 39）。

俄罗斯语言学界同样对“情感隐喻”这一概念有过相关研究，如 Л. Б. Можейкина (2015: 139) 认为“情感是‘通向无意识的道路’，它自然地表明了一个人对某事或某人的态度。情感隐喻一方面增强了主体态度的体现，另一方面将其编码为隐喻符号，以唤起某种情感，情绪在人类行为的调节中起着重要作用，它既可以是消极的，也可以是积极的。”

О. В. Галустова (2005) 认为，“情感隐喻是主体在生理和情感状态的即时描述，帮助

他人理解主体此刻感受和情绪。构建情感隐喻时遵循以下原则：第一，需描述主体在某种情况下出现的负面状态和感受，即主体的所见、所闻、所感；第二，描述主体从消极状态过渡到积极状态的过程，同时，通过对三种状态（消极状态、过渡状态、积极状态——笔者注）的详细描写，最终确定主体的积极状态；第三，隐喻的强化可以按照从消极状态到积极状态的原则、通过描述自然现象来实现。”与其他学者不同，Галустова对情感隐喻的定义突破了概念隐喻的“桎梏”，从人的生理和情感状态出发，讨论情感隐喻的生成过程，这一突破也为情感隐喻的“体认”研究奠定了基础。

基于上述学者对“情感隐喻”的认识，本文将这样定义情感隐喻：情感隐喻是人们在理解和表达时无意识地唤起某种情感并将其转化为语言符号、并将语言符号所表达的一类事物或现象投射到另一类事物或现象的过程。情感隐喻是人类特有的、根据自发情感而创造相似性的过程，而这种过程又与人的生活环境与经历等因素密切相关。

2 “恐惧”情感的体认性

2.1 什么是“体认”

体认语言学是认知语言学的本土化研究，是一门集认知语言学和体验哲学的交叉性科学，“将认知语言学研究语言的两个新视角综合起来，就会得到语言的‘体认性’这一全新性质，‘体’重在身体力行，凸显‘互动体验’之义；‘认’强调认知加工”（王寅 2020：4），将人类对客观实在的感知归结于“体”，将其中人类主观的心智活动归于“认”，既立足于“物质决定意识”的唯物论立场，又凸显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这样就体现了客观和主观的有机结合，顺应辩证法原则，能够更好地解释语言的本质、成因以及人类的认知规律。

体认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是体验哲学，其核心内容主要包括三项基本原则：心智的体验性，认识的无意识性，思维的隐喻性。王寅（2020：25）认为“体认语言学与认知语言学一样，也是对乔姆斯基革命的一场革命。”据此他提出了语言的“体认性”这一全新观点，可用其来解释语言的实践性来源，这是对索绪尔语言先验观和乔姆斯基天赋论的批判，也是对唯物论在语言学理论研究中的一次回归。所以，他基于“语言的体认”这一理论取向，对“体认语言学”下了定义：“基于国外的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坚持语言研究的唯物观和人本精神，贯穿‘现实—认知—语言’的核心原则，运用‘体（互动体验）’和‘认（认知加工）’元认知机制统一分析和解释语言各层面，逐步形成的一门新兴的跨学科语言学理论。”（王寅 2020：25）近年来体认语言学的相关研究不断发展、兼收并蓄，“既融入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论……还接受了马列主义的人本观（人具有主观能动性）和后现代转向的‘体验人本观’，强调人本因素在语言形成过程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王寅 2021：39）。

2.2 “恐惧”的体认性

“语言的词汇来自于人类的体认，不仅可用以解释表实在事物的词语之成因，而且还可解释表示心理状态的词语之成因。”（王寅 2022：283）人类的基本情绪包含“喜、怒、哀、惧”，“恐惧”在俄语中统称为страх。“恐惧”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2016）的释义是“惊慌害怕”（2016：748），страх在《新时代俄汉详解大词典》（2014）释义是“恐惧，害怕，担心”（2014：6266），在С.И.Ожегов 俄语详解词典中的释义是：“Очень сильный испуг, сильная боязнь.（极其强烈的惊吓，强烈的恐惧）”（2015：618）。在《现代俄语详解组合词典》中страх的元语言释义为：“Страх X-а, что Y=X的这种状态是害怕Y，并且如果这种状态持续加强，那么它会使得X丧失自我控制力。”（2016：806）很多表达心理状态的词，例如情态动词，都表达了一种现实中并不存在的、仅存潜在可能性的意义。“这些词在语法化过程中也经历了体验和隐喻的过程，出现了从‘物理力量’到‘社会力量、情态力量、道义力量’的演变和提升。”（王寅 2020：283），如情态动词хотеть，俄罗斯一

些词源学家认为，该词词根含有“抢占、掠夺，将……据为己有”的含义，与 *охота* 同源，*охота* 就兼有“狩猎、捕捉”和“兴趣、喜好”之义。这就表示，*хотеть* 有从物理力量隐喻化为情态力量的过程，从而形成如今的“想要”“愿望”等义。在词源学方面，19—20 世纪 的西欧语言学家，如 A. Вайан, M. Фасмер, A. С. Шишков, A. Г. 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ий, Н. М. Шанский, П. Я. Черных, Г. П. Цыганенко 等，揭示了“恐惧”在印欧语系中的词源含义。如下表。

表：印欧语系诸语言“恐惧”同根词原始意义列表

“恐惧”在印欧语系诸语言中同根词的原始意义		
德语	strecken	麻痹，猝倒症，发呆；发硬；凝固
	sorge	关心，关怀；担心
捷克语	strach	关心，关怀；担心
立陶宛语	draudžiù	恐惧；禁止
	strégti ,	冻僵，冻麻；发僵，发硬；凝结，凝固
共同斯拉夫语	*strachati	恐吓，使害怕
	*strog	严厉的；严峻的；使变直，矫直
	angustus	压住；挤住；使憋闷；使哽咽
拉脱维亚语	angustus	忧愁；感到难受；狭窄的，窄小的，有限的；粉碎灵魂
拉丁语	stroustit	威吓；严肃警告，预先警告，提醒防备
	strags, stragis	毁灭，使荒废，破坏；洗劫，抢劫一空
原始斯拉夫语	*nastoržiti	警卫队，守备队
印欧语	*(s)treg-	严峻的；使变直

表中可见，各印欧语中“恐惧”的词源意义比 *страх* 在现代俄语中的意义更宽泛。表中词的义位有三种类型：“一，人的身体状态受外部环境因素影响导致空间受限，致使人体僵直或继而触发某种疾病；二，受外部力量影响导致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侵犯；三，预先防范不良外部环境和对抗不良身体状态。”（Инь Чан 2024：165）三种类型都是因恐惧而导致的消极生理影响，一方面表达了人面对困难或障碍时的外在状态，另一方面体现了在这种状态下人的生理变化，即从“物理力量“演变为“社会力量、情态力量、道义力量”。

在包含情感的语言表达中，一方面是描述一个人对情感状态的生理反应、症状显现，另一方面，隐喻表达并不一定直接反映对情感状态的真实反应，而是对这种状态的理解，状态主体用语言来描述或反应其具身体验。所以，第一，从生理现象看，人恐惧时的面部表现为“额眉平直；眼睛张大时，额头有些抬高或平行皱纹，眉头微皱，眼睛张大时，上眼睑上抬，下眼睑紧张……口微张，双唇紧张，显示口部向后平拉，窄而平”（孟昭兰 2005：163）；身体表现为身体颤抖、心慌、气急、胸闷、出汗、血压升高、恶心、无力、产生晕厥等应激反应。第二，从语言表达来看，恐惧之情表现为谈吐异常、话语含糊不清，严重时导致神经性失语等应激反应。

从以上对“恐惧”的释义和对恐惧状态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它是一种难以控制的心理和身体反应，是基于人类生理状态以及对客观现象的认知加工而成。我们之所以要厘清人在恐惧时的内在心理变化和外在生理表现，是因为这些现象必然要落脚到语言表达上，“恐惧”情感在俄汉两种语言中都有类似的对应描写，本文将主要分析俄语中的“恐惧”情感隐喻。

3 俄语“恐惧”情感隐喻体认性探析

根据 Lakoff 和 Johnson 对隐喻类型的划分，概念隐喻模式大体上包含三类：结构隐喻、

方位隐喻和本体隐喻。迄今为止，人们解释情感隐喻的理论和基础都是基于概念隐喻理论，原因是人们认为情感隐喻也属于概念隐喻。这固然值得肯定，但笔者认为情感隐喻更多涉及心理因素、文化因素，并且会受到环境的影响。所以对情感隐喻的研究除了使用概念隐喻理论外，吸取心理学、认知语言学以及体认语言学上的理论来加以完善和补充。体验哲学的基本观点是“对身体（包括身体部位、感觉器官等）和空间（包括地点、方向、运动等）的认识，以及其互动方式的理解，在我们的概念系统形成过程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中心位置。”（王寅 2020：71）经归纳总结，便得出“身体感知”“空间体验”“互动方式”三个基本方面。这三个方面也解释了“体认”的具体内容，即“‘用什么体认’（用我们的身体和大脑），‘首先体认什么’（首先体验我们的生存空间），‘主要如何体认’（通过主体与客体的互动）。”（王寅 2020：71）随着认知语言学和体认语言学的发展壮大，这种观点逐渐被学者们接受。本文将从体认语言学角度出发，基于“身体感知”“空间体验”“互动方式”三个方面来探究“恐惧”情感隐喻模式。

3.1 基于身体感知的“恐惧”情感隐喻

体认语言学的核心内容是人现实世界的具身体验、互动感知，继而大脑进行认知加工，成为语言。所以，我们先解决“体”的问题。第一，基于人类的主体性，从后现代人本观视角来看，“人类作为认知和语言形成的主体，在其形成过程中自然发挥着最为关键的作用，这也就是心理学家所说的“人类中心论”。人们将自我作为世界乃至宇宙的中心，以自身为参照认识，形成独特视角，来“确定‘上下、前后、左右、高低、近远、中心与边缘’等概念”（王寅 2020：67）。第二，基于人类生理构造的特殊性，人类具有不同于其他生物的大脑，它指导我们进行心智活动，以此为基础认识、改造世界。第三，基于体认的基础性，人类常从客观世界获得经验，并将其作为衡量世界的标准。这和古希腊哲学家普罗塔格拉曾提出一项经典哲学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存在时万物存在，不存在时万物不存在”不谋而合。如汉语中我们用身体器官“齿”来形容某些事物的边缘呈规律性波浪状且锋利，如“齿轮”“刀齿”“锯齿”“梳齿”，在俄语中 зуб（齿）也有类似表达，如 зубатое колесо（齿轮）、зубцы конька（刀齿）、зубья пилы（锯齿）等。

3.1.1 生理器官情感隐喻

“生理效应表明情感隐喻是以人类的生理机制为基础，不管来自什么文化背景的人，愤怒或高兴时都有一些相似的生理反应，但表达的方式因语言而异，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感受。”（鲁玲萍 2014：129）Lakoff 和 Johnson（1980：58）也认为，身体和情感是人内在的实体。基于生理器官的情感隐喻是将对情感的理解转化为身体器官的功能及器官之间的相互作用。恐惧作为人的基本情感之一，首先就会体现在身体上，体现为面色发红、身体颤抖，严重时由于交感神经发挥主导作用，交感神经被情绪所影响而兴奋时导致血管收缩（从生理上讲是血压升高的结果），会出现头晕头痛、胃部、心脏等脏器不适等症状。试比较：

（1）В животе у него перекачивало, под сердцем веяло холодом, само сердце стучало и замирало от страха перед неизвестностью.（他的胃里在翻腾，他的心是冰凉的，他的心脏由于对未知的恐惧剧烈地跳着并渐渐衰竭。）

用“в животе перекачивало”“под сердцем веяло холодом”“сердце стучало и замирало”表达恐惧。人在恐惧时会有身体反应、神经反应、激素反应和心理反应。在恐惧状态下，人的精神高度紧张，体内肾上腺激素分泌增加，导致心跳加快、急性胃部痉挛、全身发冷等一系列症状。

（2）Увидев разозленного папу, мое сердце испуганно застучало.（看见爸爸生气，我吓得心蹦蹦跳。）

用 сердце стучало и замирало, сердце испуганно застучало 来表达恐惧。人在恐惧时由于神经受刺激，在身体表现为心跳加速，我们在很多电影里也会看到类似情节，用心跳的背

景音来隐喻主体的恐惧。

(3) Я весь покрылся мурашками послушав его историю. (听完他讲的故事, 我吓得浑身起鸡皮疙瘩。)

(4) Во время просмотра этого ужастика, меня трясло от страха. (看那个恐怖电影的时候, 我吓得直哆嗦。)

(5) Храбрится, а у самого поджилки трясутся, мурашками спину так и осыпает, только что вспомнит про здоровенный кулак и непомерную силу Алексея. (他很勇敢, 但他的腿筋在颤抖, 他的背上直起鸡皮疙瘩, 只记得阿列克谢的大拳头和极强的力量。)

(3) (4) (5) 是以身体部位的外在表现映射恐惧对主体的影响。从体认视角看, 同理, 身体颤抖同样由于交感神经兴奋导致肌肉收缩, 外在表现为肌肉痉挛。以上例句基本说明了生理变化映射恐惧情绪, 形成了诸多情感隐喻概念, 如 сердце испуганно застучало, трясло от страха。

俄罗斯学者 В. Ю. Апресян, Ю. Д. Апресян (1993) 曾提出“精神状态身体隐喻 (телесная метафора состояний души)”, 是俄罗斯情感隐喻理论的重要奠基人, 他认为, 主体通常用隐喻来表达情感体验。据对恐惧的反应是否可以直接观察到, В. Ю. Апресян, Ю. Д. Апресян (1993: 28) 区分出了两种, 第一种是可以直接观察到主体对恐惧具体反应的隐喻表达, 如 белеть/бледнеть от страха (因恐惧而面色苍白), дрожать/трястись от страха (因恐惧而颤抖), сжаться от страха (因恐惧而瑟瑟发抖), цепенеть от страха (吓得发呆), зубы стучат от страха (牙齿吓得打颤), язык заплетается от страха (吓得口齿不清), голос дрожит от страха (因恐惧而声音颤抖)。第二种是被说话人概念化的恐惧隐喻表达, 而不是直接观察到的人的反应, 如 страх леденит кровь кому-л. (因恐惧而血液凝固), кровь стынет, леденеет в жилах от страха (血液在恐惧的血管中冻结)。得出的结论是: 身体对恐惧的反应与身体对寒冷的反应非常相似。上述词组或例句中的 от страха 基本可以替换成 от холода, 句义并不违和。如:

(6) Вокруг них бушевала зимняя вьюга мстительного севера, и люди падали тысячами, оцепененные страхом и холодом. (似要复仇的北方冬季暴风雪在他们周围肆虐, 成千上万的人倒下, 因恐惧和寒冷而身体麻木。)

В. Ю. Апресян, Ю. Д. Апресян (1993) 认为, 恐惧的情感隐喻——从生理学的角度, 恐惧状态伴随着体温下降, 肌肉张力, 心率、血压、四肢血液流出速度的下降, 这些也是寒冷导致的效果。他还提出疑问: 一些表示情感的词既能表示生理状态 (精神和身体状态), 又能表示心理状态, 是一种偶然现象, 还是语言社团早已约定俗成? 经过多方面研究, 他倾向于后者。由于篇幅原因, 笔者暂不详细论证。¹

3.2 基于“空间体验”的情感隐喻

人类最早体验到的空间是地点、方向、位移等, 空间对于人类概念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空间体验”也并非只是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首创, 王寅 (2020: 69) 认为“指出地点位置对于人类概念形成具有基础性作用的可能是布赫勒……莱昂斯也持相同看法。”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 体认语言学家们对“空间体验”这一观点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J. S. Gruber (1965) 认为可用空间和位移概念解释语义域的形成; R. Jackendoff (1983) 在这一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主题关系假设理论, 认为“在事件和状态的语义域中, 事件、状态、路径、地点、功能是用来分析空间和运动的子集。”简言之, 概念结构中的所有事件和状态都是基于对空间的感知而建构起来的网络, 并且所有各种类型的语义场几乎都能构建起类似于空间的网络。总而言之, “空间体验”是体认原则之一。“恐惧”作为一种消极概念, 在人的认知观念中, 是一种需要借助某种力量才能将其消灭或解决, 这使得人在体验这一情感时自然地将空间、方位、位移等因素融合, 形成了这种基于“空间体验”原则的情感隐喻。

3.2.1 容器情感隐喻

情感隐喻理论，同样是一种将事物所涉及的范畴进行概念化的一种隐喻理论。容器隐喻指“将本体（不适容器的事物、大地、视野、事件、行动、活动、状态、心境等）视为一种容器，使其有边界、可量化、能进、可出”（王寅 2006：410）。在容器情感隐喻范畴内，我们可以将人体作为一种容器，换句话说，是情感状态的载体，“恐惧”情感则可视为容器中的气体或液体。试比较：

(7) Все тихо – страх его объемлет, По нем текут и жар и холод. (一切都很安静——恐惧包围着他，冷热都流过他)

这是一种较为典型的容器情感隐喻。容器里的液体会流动、填补每一处容器缝隙，这类似于句(7)中，主体认为自己的周身都是恐惧，无孔不入地包围着他、甚至渗透到每一处肌理。这也符合语言体认观的体验的一致性。

(8) Почему он, незнакомый мне американец, не бежит туда, в страх и ужас, где погибает его Джессика? (为什么他，一个我不认识的美国人，在害怕和惊惧中跑到杰西卡死去的地方?)

(9) Большой припадок со мной поверг маму в страх и трепет. (我的一次大发作使我母亲陷入恐惧和颤抖。)

(8) (9) 同理，将恐惧的状态视为容器，俄语表达“в страх”直接用 во что 来表示“在恐惧中”。

3.2.2 方位情感隐喻

“高兴为上；悲伤为下。”在情感隐喻中也遵循着相应模式——积极情绪为上，消极情绪为下。“它的身体基础是低垂的姿势通常与悲伤郁闷联系在一起，挺直的姿势则表示积极的情感状态。”(Lakoff, Johnson 1980: 12)

(10) Да потому, что Ланкин под страхом работал и жил, потому что комбайн его конфисковывали и уничтожали не раз. (是因为兰金在恐惧中工作和生活，因为他的联合收割机被不止一次地没收和销毁。)

(11) В палате было человек двенадцать, потолок протекал, между кроватями сновала какая-то кошка, но оттуда «с воли» запрещалось передавать что бы то ни было, даже носки — под страхом инфекции! (病房里大约有十二个人，天花板在漏水，猫在床之间跑来跑去，但是任何物品都不可以从病房里拿出，哪怕是袜子——因为惧怕感染的痛苦!)

(10) (11) 均采用 под страхом 的表达，虽译成“在恐惧中”，但在俄罗斯民族的思维里，还是在一种消极情绪的笼罩下——在“恐惧”之下，强调其给人造成的压迫感。

(12) Победа над смертью, над страхом смерти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том, чтобы жить глубже и глубже вечностью и других приобщать к этой полноте жизни. (战胜死亡，战胜对死亡的恐惧，在于活得愈发深刻而长久，并与他人共享生命的充实。)

(13) И дальше всю войну я прошел с этим чувством полета над страхом. (然后我带着这种飞越恐惧的感觉经历了整个战争。)

(12) (13) 则采用了 над страхом 的表达，是因为句中名词或动词含有“战胜”或“飞越”义项，表示在某物之上发生位移，而“恐惧”在人的思维中，是一种消极情绪，人在恐惧时，会感觉自己处于深渊。所以，也是一种巧妙的方位情感隐喻。

3.3 基于“互动方式”的情感隐喻

人类在知道“用什么体认”之后，解决的就是“首先体认什么”和“如何体认”的问题。

体认语言学范畴下的“互动方式”指的是主客体之间如何相互作用。这一概念的提出，就强调了“人”的因素，就凸显了人在认知世界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主观能动作用，这恰恰站在了唯物论立场，解释了为什么不能“天下大同”、为什么人与人之间会存在认知的差异和思维的分歧。总的来说，由于不同人的“互动方式”不同，概念结构也会形成差异，继而所生成的事物原型、范畴、意向图式、认知模型等等都会存在差异，语言表达自会不同。

本体隐喻是基于“互动方式”情感隐喻的典型模式。本体隐喻“用于各种目的，多样化的隐喻反映出其多样化的目的。”(Lakoff, Johnson 1980: 24)我们把某种现象或状态视作一种实体，可以指称它、量化它，发现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甚至我们可以对它采取某种行动等。这样运用语言有助于我们凭经验理智地处理和解决事务，而大脑在处理和解决的过程就是我们体验世界的互动方式。试比较：

(14) Я понимала, что в этот момент где-то между ключицами у него клокотал страх выйти на сцену и сыграть не так и что он не хочет себе этого позволять. (我明白，在那一刻他的恐惧被激发，他害怕上台、害怕演奏出错，他不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

该句中“клокотал страх”表达了“恐惧”这一中情感被激发出来，“клокотать”一词直义是“咕嘟沸腾、呼噜作响”，是拟声词，用于表达液体正在沸腾或者生病的人喉咙或胸腔内有异响，其转义是“情感等迸发、爆发、猛烈发作”。本句中的“恐惧”是一种流动的液体，是可以从某处喷涌出来，甚至“流向”舞台，使演奏者无法控制恐惧情绪的蔓延，从而惧怕走上舞台。

(15) Т. Канли из Стэнфорд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 помощью фЯМР определил, что страх "зажигает" миндалины в обоих полушариях, а выражение счастья на лице — лишь в левом. (斯坦福大学的 Т·凯利用“不匹配率”确定，恐惧会“点燃”大脑两个半球的扁桃体，而面部表现出幸福的表情——仅仅在左脸上。)

(15) 出自一篇学术性文章，讲述了外界刺激对扁桃体的何种作用与影响，进而产生何种表情，左侧扁桃体使面部呈现幸福、快乐的表情，而右侧扁桃体使面部表现出带有愤怒、威胁的表情。而本句中的“恐惧”是一种易燃物，联结动词“зажигать”，使得“恐惧”可以使扁桃体活跃，触发扁桃体处于活跃状态，进而带动面部表情，最终演变为情绪变化。

4 结语

隐喻通过创造两种事物的相似性以获得意义，并不是所有的对象都容易进入思维，一个人被迫转向容易接触到的物体，以它们为起点，形成对复杂而难以捉摸的物体的想法。在创造情感隐喻时，情感与思维相互影响，这也就解释了这一类型的隐喻总是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

本文从隐喻具有体认性角度出发，在情感隐喻理论和体认语言学的框架下，将表达主观心理情感的恐惧与人的身体经验相结合，通过对俄语中恐惧情感隐喻的探究，得出以下主要发现：第一，与经典的隐喻观相比，情感概念具有更复杂的结构和内容，该领域与体认语言学的有机融合，更有助于揭示恐惧情感隐喻的成因和认知理据。第二，探析情感隐喻理论，有助于窥探俄罗斯民族的世界文化图景，有利于外语学习者有效理解语言和准确表达情感。第三，对于情感隐喻的体认研究本文尚有很多不足之处，希望在未来还有机会推进类似研究，如俄汉语对比等，促进体认语言学的发展以及跨学科研究。

附注

1 详见 Апресян В. Ю., Апресян Ю. Д. Метафора в семантическом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и эмоций[J]. Вопросы

参考文献

- [1] Апресян В.Ю., Апресян Ю.Д. Метафора в семантическом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и эмоций[J]. 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 1993(3).
- [2] Арутюнова Н.Д. Метафора,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Z]. Москва: Сов. энцикл., 1990.
- [3] Галустова О.В.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ое консультирование: Конспект лекций[M]. Москва: Приор-издат., 2006.
- [4] Мельчук И.А., Жолковский А.К. Толково-комбинаторн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Z]. Москва: Глобал Ком., 2016.
- [5] Инь Чан.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 развитие лингвистики с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м теории воплощенного познания в Китае[J].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 2024(1).
- [6] Lakoff G.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M].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 [7] Lakoff G.,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M].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8] Gruber J. S. Studies on lexical Relations[D].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965.
- [9] Jackendoff R. Semantics and Cognition[M]. Cambridge: MIT Press, 1983.
- [10] Kövecses Z. Metaphors of anger, pride, and love: A lexical approach to the structure of concepts[M].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86.
- [11] Kövecses Z. Metaphor and emotion: Language, culture and body in human feeling[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12]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辞书研究所. 新时代俄汉详解大词典(修订版)[Z].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 [13] 鲁玲萍. 情感隐喻的表达方式及其认知特征——基于英汉语对比研究[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3).
- [14] 李孝英. 《黄帝内经》情感隐喻的认知心理合成研究[D]. 西南大学, 2018.
- [15] 孟昭兰. 情绪心理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 [16] 汪堂家. 隐喻诠释学: 修辞学与哲学的联姻——从利科的隐喻理论谈起[J]. 哲学研究, 2004(9).
- [17] 王寅. 从体验哲学到体认哲学——兼谈体认语言学对认知语言学的继承与发展[J]. 哲学探索, 2022(1).
- [18] 王寅. 体认语言学的象豹观与语言研究的多元化[J]. 当代外语研究, 2021(1).
- [19] 王寅. 体认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的本土化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0.
- [20] 王寅. 认知语言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 [2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Z].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 [22] 朱全国. 亚里士多德的隐喻观分析[J]. 前沿, 2010(10).

An Embodied-Cognitive Study on the Emotional Metaphor of “Fear” in Russian

Yin Chang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study of metaphor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opic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The study of metaphor has a long history in western linguistic circles. In line with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postmodern humanism, Chinese academic circles regard embodied cognitive linguistics as the localization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putting people at the center of all things. Onl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people's embodied experience and cognitive processing can language be connected with reality. Emotion is the evaluation and experience of human physiological reactions; the more intense the human reactions are, the richer the emotions are. As a derivative of conceptual metaphor, emotional metaphor can start from people's embodied experience and explore the universal metaphor thinking mode it reflects. Based on this, starting from the 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 this article uses emotional metaphor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explores the emotional metaphor model of "fear" in Russian from three aspects: "body perception", "spatial experience" and "interaction mode", reveals the origin and embodied-cognitive nature of emotional metaphors in Russian expressions, and explores the way of thinking behind human language and the embodied-cognitive rules in it, so a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Keywords: emotional metaphor; metaphor; fear; 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俄罗斯当代认知语言学研究》(项目编号: 23JJD740001)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殷畅(1994—), 女, 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认知语言学。

收稿日期: 2023-08-01

[责任编辑: 李 侠]